

红色经典书系



走向胜利

周洁夫
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走向胜利

周洁夫
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向胜利 / 周洁夫著. -- 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17.10
ISBN 978-7-5490-1471-2

I. ①走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4872号

走向胜利

周洁夫 | 著

选题策划 | 原彦平 张莎莎

责任编辑 | 鲁小娜

封面设计 | 柏 力

出版发行 | 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网 址 | <http://www.gswenhua.cn>

投稿邮箱 | press@gswenhua.cn

地 址 |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| 730030(邮编)

营销中心 | 王 俊 贾 莉

电 话 | 0931-8454870 8430531(传真)

印 刷 | 甘肃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| 188 千

印 张 | 16.5

版 次 |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 | ISBN 978-7-5490-1471-2

定 价 | 27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举报电话: 0931-8454870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们联系)

目 录

走向胜利	001
老战士	249

走向胜利

早晨七点钟，一列火车慢吞吞地驶进了哈尔滨车站。汽笛尖叫了一声，二十来节车厢抖动一下，往前靠了靠，停在冷落的站台旁边。从四五十个门里，同时涌出一群群旅客和一股股热气，站台上顿时暖和多了。嘴里呵出的白气汇成云朵，在人群中飞升起来。

一节关得紧紧的闷罐车厢拖在火车末尾。待客车里的人都走空了，那节车厢的铁门才哗啦打开，呼啦啦跳下一群青年军人，你推我挤地拥到站台上，站成个歪斜的二路横队。他们穿着崭新的棉军装，戴着各色的皮帽子，穿着靰鞡^[1]，斜挎着一式的新挂包，只是肩上缺少一件要紧的东西——枪。

最后下车的是个高个子，唯独他的肩上背着一支三八步枪。那人高颧骨，高鼻梁，戴一顶蓬蓬松松的白兔皮帽，没有放下帽耳，因此身材显得更高。宽大的脸上围了半圈乱蓬蓬的络腮胡，差一点跟帽檐上的兔毛连接起来。他稳步走到队列跟前，用宽亮的嗓门喊了声“立正”，船一样的靰鞡先后收了进去，并在一起。高个子迅速扫了一眼，发现多数人过分紧张，不是胸脯过挺，就

[1] 靰鞡是一种东北人冬天穿的鞋子，内部填充靰鞡草。

是头抬得太高，队列变成一条曲线。他锁起浓眉喊了声“报数”，却省了个“向右看齐”的口令。他认为这个口令是多余的。

尖细、洪亮、低沉、粗哑的声音接二连三地爆响，一顶黑狗皮帽子往左甩了甩，抛出个数字，下手的淡黄脸汉子没有张口，声音中断了，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。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急了，尖声重复了一遍，同时抬起胳膊撞了撞紧邻，淡黄脸汉子才用受惊的声音叫出：“十七！”在继续报数声中，后排一径发出吃吃笑声。

最后一伍报完数，后排末尾有个沙喉咙叫：

“老洪！后排少一名。”

有人咕噜了两句：

“还叫老洪哩！你没有穿上军装？”

高个子好像什么都没听到。拉住枪皮带向前走一步说：

“同志们！不累吧？”

“累倒不累。坐了三天火车，两条腿都快坐断了。”这话又引起一阵吃吃笑声。

“不累咱们就赶路。走一走，腿就活了。”

淡黄脸汉子听说要走，急忙往前跨了一步，搓着骨节粗大的手说：

“老洪，我有个亲戚在街上，想去看看……”

“算啦算啦，谁都有一亲半故，咱们不是看亲戚来的。”后排有人嚷起来，打断他的话。

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一伸手，把他拉回原位：

“到了部队捎信吧。”

高个子走到淡黄脸汉子跟前，拍一拍他的肩膀：

“方世兴，到了部队我给你写信。说你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叫你的老丈人写慰劳信来，好不好？”见方世兴垂下眼眉不答话，便放大声音，“还是赶路要紧，对不对，同志们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

“走！赶路要紧！”

“早到早扛枪！”

队列里轰轰一片喊叫声。虽是零乱，却蛮有精神。高个子笑了笑说：

“可得走整齐呵，别让城里人笑话。”说罢抵住枪皮带，甩开一只空着的长胳膊，带头走了。

这列穿着新军装的队伍走出火车站，穿过结了薄冰的柏油马路，向南走去。本来他们还可以换车，再坐几站火车。可是近来军运繁忙，火车不准什么时候有，说不定还不如走路快。再则高个子老洪有个打算：该让同志们练练腿劲儿，增加一笔当革命军人的资本。

哈尔滨的早晨不但冷，而且冷清清，离火车站越远人越稀，走好久才能遇见一辆敞篷马车，或是一两个行人。这也难怪，杜聿明天天吹嘘要进攻哈尔滨，特务乘机捣乱，经常在清早黑夜打黑枪，市民们没事很少出门。刚一开头，这群青年军人还记得老洪在临出车站前吩咐过的话，规规矩矩地成两行行走，不敢乱了队形，让城里人笑话。现在见道上人稀，队伍里就起了悄声低语。方世兴抢前两步，半仰起头，打问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：

“志坚，到前方得走多少天？”

“听洪同志说，慢则十天，快则八天。我只盼明天就到，”方志坚边走边说，“人长双飞毛腿多好！”

方世兴叹口气说：

“火车能直通前方就好了。往后回家也方便。”

方志坚飞快地用尖利的眼光瞟了瞟他淡黄色的脸：

“嗯，没到前方就想开回家的事了。瞅人家洪同志。从关里打到关外，打了日本打‘遭殃’^[1]，一口气也不歇。为咱们闹翻身，一个人背着杆大枪，翻沟越岭，这屯转那屯，熬夜熬得眼红脸青，忙了三个多月，哪天听他讲过挂家的话？”

方世兴又叹了口气说：

“老洪是千锤百炼一炉钢，咱怎能和他相比。”

“你不会学他？”方志坚有点不耐烦，说话时解开下巴下面的帽耳结子，卷起帽耳，露出年轻的五官均匀的全脸。

方世兴没答说，低下眼睛。

他俩是远房的叔伯兄弟。方志坚今年整二十，原先是屯里自卫队分队长，喜欢唱乐笑闹，屯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乐意跟他玩。方世兴就不然。自卫队员们常跟方志坚开玩笑说：“往后别叫他二哥，干脆叫他二叔得啦！”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方世兴的性情来了。不过方世兴也有一般年轻人没有的长处，比方他的衣兜里不但装着足够的卷烟纸，还装着足够一天吃的干粮。他的背包也比别人大，光靸靸草就装了四五斤。

“刚才亏你好意思在大伙面前提出来去看亲戚。人家说起来咱

[1] “遭殃军”是东北人民对蒋军的称呼。

俩总是叔伯兄弟，把我的脸也丢了。”

方世兴没有答话，掏出一叠裁得很整齐的卷烟纸，拣了一张，从油腻腻的烟荷包里倒了些烟末子，往地上一蹲，卷起烟来。方志坚没有停步，在队伍最前面晃动的黑枪管吸引着他。屯里成立自卫队以前，他就摆弄过老洪的步枪。

他盯住那管熟悉的黑枪口，走着走着，两旁的洋楼消失了，出现密排的树行，城市给丢在后面。在光秃秃的树行后面，摊开收割过的田地，一股土地的气息钻进鼻孔，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起个活蹦鲜跳的场景：刚分到活阎王白增福家两垧好地的晚上，娘和弟弟盖着满是樟脑味的新被子睡下了。爹坐在炕上一股劲儿抽旱烟，两眼死盯着窗户，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微笑，一会儿又抽口气说：“三十年，啊，三十年，汗珠子积起来能装满一塘子呵！”坐到灯油快尽，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“走！咱们再去看看！”爹的手火烫滚热。走到自己的地头上，沿着地边绕了个圈，爹掏起一把土闻了闻，送到他的鼻子跟前：“多香啊！”他真的闻到一股浓烈烈的香味。

这股香味现在又冲进他的鼻子。他望着展平的田地，好像遇见了一个知心好友。待他把眼光重新转到黑枪管上，它变得晶亮耀眼，更加喜人了。喔，原来太阳已经爬过树顶，把阳光射在枪管上了。

后边，有个愉快的声音唱开了歌子：

骑上大马挎起枪，
青年好汉上战场，

唱到这里，有几个声音加进来。原先那个沙喉咙把声音提得更高，听起来使人担心它会破裂。

父老的话儿记心上，

打垮反动派保家乡。

这个歌子是洪同志教的。屯里的青年和儿童们都会唱。方志坚喜欢这支歌，不过讲不出道理，兴许是因为它很实在。反动派仗着美国的势力，总在吵叫着要打过松花江。你不去消灭它，它就会打过来。那时家保不住，身也翻不稳，自己就是抱着这份心思参军的。临离家时，爹对他说：“孩子，别丢方家的脸，早日打垮反动派，早日享太平。”这支歌不是很实在吗！

这群青年军人一唱开头就很难收尾。他们唱了一个又一个，把肚子里的新歌子都倒完了，才用一阵咳嗽来结束。歌一唱完，劲儿也松下来了，有的卷烟抽，有的扯谈，队伍分成了好几截子。

一个金顶子屯的小伙子，在火车上跟方志坚搞熟的，此刻正走在他的旁边，悄声地问他：

“真跟敌人打起来，你怕不怕？”

方志坚把嘴努成个圆形，指着那顶摇晃的白兔皮帽说：

“他能，咱也能。反动派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，头顶上没多长一只手，怕什么！”

“你猜猜我看？”

“怕！”

“怕？”那个小伙子把眼睛睁得溜圆，“我怕打不上敌人呢！”

在后方打‘中央胡子’^[1]真不过瘾。”

“喔哟！你比老洪还厉害。”方志坚大笑起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洪永奎排长跨着大步，脑子里片刻也安静不下，不管是想到过去或是将来，他觉得责任越来越重地压在自己的头上。

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，全面地发动内战以后，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决定派两万五千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，他也在被调之列。他虽然本心不愿意离开部队，迨一听说这是目前党的迫切任务，就二话不说，带上大枪，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。一下乡，就跟农民们一块下地锄庄稼，跟贫雇农打成火热一片。经过工作队的宣传教育，锁住庄稼人脑门的铁锁，一把一把地给打开了。金顶子，银顶子，方家窝棚……的贫雇农烧起了千丈火焰，一个个挺起腰板，联合起中农，斗争了世代代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地主恶霸，搬回一袋袋快发霉的粮食，要回了自己长年流过血汗的土地。他看到农民的胜利，满心欢喜，好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。正当他的感情跟农民们的感情融在一炉，差不多忘记部队的时候，县的党委会转来了调他回部队的命令。他回到县上，县党委书记要他把一批新参军的战士带到前方。他们都是翻身农民，有一部分原来就认识。他们穿上军衣，成了部队的有生力量，跟自己的关系更亲了一层。可是他们过得惯军队生活吗？瞧他们眼前的模样，站队站不好，随便嬉笑哈哈，游击习气！不对，谈不上游击习气，干脆都是农民习气！应该提高他们，在路上先打个底子。

[1]“中央胡子”是东北人民对接受蒋军委任的土匪的称呼，有时也用来称呼蒋军。

他回望了一眼，人们三三两两地纠在一起，摩肩擦背，笑谈打闹。方世兴掉在后面两丈远，正在往嘴里塞东西，看起来简直不像个队伍。不行，得让他们锻炼锻炼，他扬起长胳膊，喊出口令：

“一，二，一！一，二，三——四！”

方世兴把吃剩的馍馍塞进口袋，跑步赶上队伍。原来是成单行走、三四个人成一行走的，有的退后，有的向前，成了双行。在应和口令的齐声高喊中脚步整齐起来了。

洪永奎听着整齐的脚步声，满心舒服。他转过身来，举起长胳膊使劲儿往下一劈：

“骑上大马挎起枪，——唱！”

骑上大马挎起枪，
青年好汉上战场……

雄壮的歌声合着脚步在田野上震荡开了。洪永奎被心爱的旋律所激动，愉快地加入了由自己开始的合唱。

二

洪永奎排长把这批新战士带到部队。他自己被调到师的战术轮训班去学习。新战士三个一堆、五个一群地分散到各个连队。

方家窝棚来的两个翻身农民，被分配到第二连。方世兴分到五班；方志坚分到二班。

方志坚是被二班长李进山接到班上去的。李进山一边问他的出身履历，一边打量他的浑身上下，弄得他不好意思，只得低下头答话，斜眼回看班长。班长的年岁不比他大多少，蚕眉大眼，瘦精精的脸盘中间安一管鹰爪鼻，浑厚中带着英气。皮带和绑腿都扎得紧梆梆的，脚下蹬一双新靰鞡，走起来一溜一滑，不大习惯，不像关外人。讲话的腔调有些像老洪，兴许也是山东人，可是他不敢动问。到了新地方，有点拘束。

一路上见屯道上散着干硬的羊屎，草房像一盘散乱的棋子，东蹲一间，西蹲一间，地头上插着新的木橛子，一看就明白：这地方刚分过土地。他们走到一个丁字路口，路口竖着秃了的独立杨树，树底下有个结了冰溜的井台，在那里拐了弯，走向一间低矮的茅草房。离门还有两丈远，李进山就敞开嗓门高喊：

“新同志来了！”

草房里奔出一伙人，方志坚还没辨清他们的眉目，那伙人就你拉我扯地把他拥进房里。进了里屋，又不容他细看，几只热乎乎的手按着肩膀，把他按在炕沿上。刚坐定，一碗热腾腾的开水就端到跟前。燃着草灰的石盆也搬了家，从炕梢搬到他的身边。这些动作来得好快，想拦拦不住，想辞辞不了，他只好一一接受了。那伙人手快嘴也快，七嘴八舌地爆出一连串问话。李进山摆着手说：

“别忙。先认识认识。”

嘈杂的声音静下来。班长先把新战士介绍给老战士，后指着老战士提名道姓，一一介绍。不知道是慌乱还是兴奋的缘故，方志坚连一个名字都没记下。他只记得有个瘦伶仃的小个子，班长

夸他是“神枪手”。待介绍完毕，他又冲着“神枪手”细瞅，见那人圆脸圆鼻子，两条细眉毛合起来也是圆的，眉毛下一对猫眼睛乌溜晶亮，挺秀气，看去不满二十。

“都上炕！都上炕！”李进山一招手，首先登上炕头，别的人跟着上炕，围成个半圆圈。刚坐定，各种各样的问话又像刨花似的飞出来。有的问后方怎样闹清算斗争；有的问他家里分了多少地；年轻的“神枪手”问他短缺什么东西。李进山趁机插话：

“还用你问，眼一瞅就明白了。杨占武，你有什么余富的东西？”说罢跨到炕梢，打开个白包袱皮埋头挑拣。

“神枪手”杨占武一脚跨过两个人，抢到炕头，打开一个包袱。别的人也一哄散开，掏摸各自的背包和挂包。方志坚正摸不着头脑，见班长递过来一件白布衬衣。那一边，杨占武塞过来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灰军裤，别的人也都拿着毛巾、肥皂、单军衣，乱纷纷地放在他的腿上。方志坚像马驹子似的蹦起来，把肥皂、手巾撒了半炕。他涨红着脸，连连摇手说：

“那哪能！那哪能！”

背后，侧面，立地伸过几只手，把他按在原位上。李进山挪近一点，按住他的膝盖说：

“你缺东西用，我们有多多的，你就得收下。往后你有啥多的，我也不客气问你要。”

杨占武闪着猫眼睛说：

“我刚来的时候，班上同志也是这么待我的。你不收，就不像自家人了。”

方志坚猛一阵心酸，眼眶子里浮上眼泪。怕同志们看见，赶

紧抬起头，望着屋梁。那挂在屋梁上的金黄的苞米串分不清是十串还是八串，合在一块，直在眼前打转。他想说几句道谢的话，可是话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

有人敲着窗户，传来嫩声稚气的尖叫：

“二班长！上连部领枪！去迟了可只有老套筒了。”

“小苗，有些什么枪？”杨占武的问题没有捞到回答。窗外那个影子早不见了。

李进山刚拉下一条腿，杨占武早像燕子似的飞下炕，闪出房门。方志坚一伸腿也要下炕，李进山一把拦住他说：

“放心。小杨的眼睛尖，准会给你挑支好枪。”

这里刚把衣服、毛巾收拾好，为新同志在炕头上腾出个铺位。那边杨占武背着支大枪，腰间挂了一大堆东西，碰得叮叮当当响，进门就嚷：

“新式武器来了！”

方志坚奔过去夺过大枪。杨占武指指点点地解释：

“这是七九式，枪是好枪。就一个缺点：年岁老了一点。”

方志坚顾不上接别的武器，就地摆弄起大枪，拉枪栓拉得太猛，让枪托打了一下膝盖。李进山在炕上笑呵呵地说：

“慢慢来。往后叫小杨教你。他能百步穿杨哩。”

“别听班长说的。”杨占武脸冲着方志坚说，“说实话，距离一百米打穿敌人胸膛，十有九差不离。打穿杨树叶子可没把握。”

方志坚有个脾性，凡是对劲儿的人，恨不得一下把心掏给他。跟杨占武虽说是乍见面，但见他那股热心劲儿，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
杨占武从身上解下别的武器和弹药，一件件地点交。方志坚把刺刀、子弹带、手榴弹袋挎在腰上，整了整军衣的下摆，乐滋滋地笑起来。现在全身披挂，啥也不缺，正正当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了。他还不肯就此罢休，拔出颗手榴弹，抓住木柄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，不知该怎么使唤。李进山指着个人说：

“回头让俞国才当教员。他是一等投弹手，撇得又远又准。咱们二班有的是人才。”最后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俞国才一径坐在炕角落里，没说什么话。这人约莫三十挂零，腰围老粗，棉衣才遮住小肚，站起来一定比老洪还高。看长相，简直能把牛角拔起来。他正在抽烟，卷的烟也比平常人抽的粗一倍。见新同志瞅他，他露出阔大的门牙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杨占武站在炕底下，指着李进山说：

“咱们班长能文能武，是个全才！”

李进山扬起手猛一弯腰，杨占武一挫身，像鲇鱼似的溜走。李进山扑了个空，差一点栽下炕来，又引起一阵哄笑。

方志坚的拘束劲儿一分也没有了，心里一乐，禁不住随着笑起来，笑得眯起眼睛，细长的身子在地上一摇一晃，好像在自卫队里跟大伙逗乐。他已经把这间茅屋当成自己的家，他觉得同志们个个都对劲儿。

辨不清在什么方向响起了号声，俞国才和杨占武一块跑出去。一会儿端进两只热气腾腾的大盆子，一个盆子盛的馍，一个盆子盛的猪肉白菜。吃饭时，一块块肥肉往新战士的碗里夹。方志坚吃了个九分饱。

刚放下饭碗，杨占武把他一把拉走。两个人来到井台旁边，

靠着秃杨树并排坐下。杨占武话不绝口，把连上的情况告诉他。方志坚觉着桩桩件件都新鲜有趣。余外还知道杨占武跟他同岁，从小跟着父亲打猎，打枪的本领在家时就学得差不多了。方志坚本来也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，总是捞不到机会。谈了好久才手牵着手回来。班长告诉他说：把他编到俞国才的战斗小组里了。

跟俞国才的谈话可没有那么热烈。俞国才说话时没一次超过五句话，讲了几句就没有了，笑笑，又讲另外一个题目，讲几句又没有了，又笑笑。最长的一次也只是：“咱们的连长指导员是好人，班长也是好人。他们打死过不少日本鬼子，可从没有重说过同志们一句。都是好人呐！”但这几句简单的话却使方志坚立刻肯定：对这样的人，可以把心托付给他。

晚上，一班人暖烘烘地挤在炕上。方志坚把白天的事情回想了好几遍，才蒙蒙眈眈睡过去。

他被号音惊醒时，窗外还是漆黑一片，队伍比庄稼人还勤哪！那号音忽高忽低，在远处叫吼。他喜爱那种嘹亮的声音，听了觉得心地明朗，想跑到野地上去使出浑身力量。他再也不想合眼。过了一会儿，窗跟前也猛地腾起嘹亮动听的号音，炕上的人好像一起醒来，一起竖起身子。

方志坚跳下炕，背起大枪，带上全副武装，跟大伙一块冲到冷空气中。他紧跟在俞国才背后跑步，一步也没落下。

就从这一天起，像溪水流进大河，方志坚跟全班一块出操，一块上课，过起主力部队的正规军事生活。他简直一天到晚手不离枪，游戏时间也出小操，憋着一股劲儿，不愿落后。

方志坚虽说爱笑爱闹，可也爱看爱想，对啥都爱寻根究底，